
ICANN81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SG
土耳其时间 202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 — 13:30 至 14:3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各位。我是弗朗克·卡拉斯科，是本次会议的参会经理。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CSG) 的联合会议。

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今天本次会议的口译服务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俄语和阿拉伯文。请说出你的姓名以便记录，如果你使用的是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也请指明你将使用的语言。同时请注意语速不要太快。

今天的讨论仅在 ICANN 董事会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CSG) 之间进行。因此，今天我们不会回答听众的问题。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发言。

崔普缇·辛哈:

谢谢，弗朗克 (Franco)。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与 CSG 的首次双边会议。董事会成员克里斯·巴克里奇 (Chris Buckridge) 将主持本次会议。我就不多说了，现在交给克里斯 (Chris)。

克里斯·巴克里奇:

非常感谢崔普缇 (Tripti)。克里斯·巴克里奇正在发言。是的，欢迎大家，正如崔普缇所说，这是 ICANN 董事会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GNSO) 非签约方机构的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的第一次选区会议。经过三天的相互交流，我想我可以代表董事会所有成员说，我们真的已经迫不及待，期待着与社群成员交流。

今天的议程上有四项内容，我认为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讨论一个小时，但我们会尽量合理安排时间。不过是的，我很期待讨论这些内容。正如我与 CSG 的一些同事所讨论的那样，我可能会首先谈谈董事会向 CSG 提出的问题。

问题是，在注册数据请求服务 (RDRS) 试行期即将满一年之际，董事会希望了解和讨论 CSG 对该系统的看法、过去一年观察到的结果，以及今后如何满足合法获取注册数据的需求。因此，我想请 CSG 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约翰·麦克尔韦恩

(JOHN MCELWAINE):

我是约翰·麦克尔韦恩，我想我抽到了谈论这个问题的短签。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大家知道，注册数据请求服务 (RDRS) 的建立是为了评估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 (SAD) 的可行性。作为试点项目推进 RDRS 的决定使 ICANN 及其利益相关者能够在受控环境中测试 SSAD 的关键概念。这种方法旨在收集有关系统运行及其有效性的关键数据，所有这些都是在较小规模的环境中进行的，以便了解系统的成本和使用情况。

下一步的实际行动是建立和评估 SSAD 的可行性，并确保未来的系统既有效又符合国际标准和法规。换句话说，RDRS 的目标不仅仅是衡量每月的请求数量。事实上，要正确分析使用量，也就是文件最初提出的内容，是为了了解两个主要要素。

首先是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的质量，评估 RDRS 系统的易用性、可预测性、效率，以及你可以通过该系统访问的数据的准确性和价值。其次是根据这一要素了解潜在的请求数量。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好的产品，才能有一定的使用量和需求。

然而，在影响 RDRS 服务评估以及所提供的注册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和方面，一直存在重大挑战。首先，大量数据都隐藏在隐私和代理服务背后，这也是最初在员工发布的文件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参与注册服务机构管理的大量域名（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在这些服务的背后，当你提交这些数据时，最终会遭到拒绝，从而使统计结果出现偏差。

第二，我们从请求者群体的情况中看到是任意且不透明的披露决定。注册服务机构经常以不一致的方式做出披露决定，导致无法预测在这些请求中会提供哪些信息。对于请求被拒绝或批准的原因，也缺乏透明度，结果又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固定词组”。

因此，并没有像 SSAD 所要求的那样，向请求者提供很多个性化的理由。人们对于 RDRS 系统缺乏了解，尽管 ICANN 员工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但我们仍然看到人们对该系统缺乏了解。最后，数据不完整。缺乏必要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参与导致数据集不完整，从而导致用户数量下降。

最后，我们认为其他挑战也可能带来一些改进，那就是实施与网络和信息安全指令（NIS2 指令）有关的一些政策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会有一些重叠，这应该会改善效率和请求者获得的响应类

型。我先讲到这里，我认为企业选区 (BC) 中的其他人，比如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想要补充一点内容。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企业选区政策主席，一个小委员会的成员，抱歉，一年后成为 RDRS 常任委员会的小团队。BC 的观点与知识产权选区 (IPC) 的观点不同，但又保持一致。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使用注册人数据来阻止针对我们的客户以及 BC 成员（即运营域名的企业）的现有和持续的欺诈和滥用。

从一开始，甚至在 RDRS 开始之前，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和我都在后来成为常任委员会的小团队中，并且一直表示，如果请求获得注册人数据的人对他们的合法请求能得到响应都不抱任何期望，那么 RDRS 就不能充分衡量对注册人数据的需求。

我们一再表示注册服务机构可选择参与，我知道 ICANN 当时所能做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期望注册服务机构参与时会涵盖我们正在寻找的名称。对于当时在那里的人，我们明白，对于响应没有明确的政策要求，也没有标准的方法来评估我们是否提供了合法的信息。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不要指望这能衡量需求，因为当结果完全不符合标准时，需求就不会实现，也不会持续。

那么一年后我们知道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社群处于商业保护领域，史蒂夫·克罗克将谈论网络安全领域，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鼓励大家参与尝试 RDRS。我们在让人们尝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如果只有 10% 的响应包含任何有意义的披露，我们就无法取得成功，也无法指望他们会继续使用。这就是我们一年后所面临的情况。

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可以评估 RDRS。如果你认为它将衡量需求，那么你可以得出它没有衡量需求的结论，这与得出没有需求的结论不同。它永远无法衡量对于收到合法请求时真正披露信息的系统的需求。

另一方面，RDRS 的用户，包括请求方和注册方，可能都认为它有价值。让我们继续收集这些统计数据。政府部门，例如执法部门获取其请求的披露信息的成功率要高得多。因此，我们不要做任何事情来干涉政府可能认为相当有用的事情，即工单系统。因此，没有必要收集不会出现的需求数据，但如果政府正在使用该系统，也不要随意关闭它。谢谢。

现在交给 BC 成员兼常任委员会成员史蒂夫·克罗克。

史蒂夫·克罗克：

非常感谢。正如之前所说，我是企业选区的成员。我是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的长期成员，并曾担任过几年的董事会成员和董事会主席。我当时关注的事情之一是，在制定有关 WHOIS 的任何有用政策方面，我们的努力屡遭失败。令人尴尬的是，自从七年前离开董事会以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一群人一起努力思考这个问题。

关于 RDRS，我同意大家所说的一切。作为一项衡量需求的实验，它存在严重缺陷。如果将其作为课堂项目，评分将是四级。如果这是在商业环境中由产品经理推出测试产品来完成的，那么就需要重新分配职责。这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因为它看起来收集了你可能认为有用的数据，但实际上数据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记录其中的一些。例如，有人提到了执法部门，那么你可以问问他们能从中得到

多少用处。你会得到一个数字。然后你去问他们还会做什么。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满意度更高。所以这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这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即使它设计得更易于使用，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知道你提出的请求是否会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对于注册服务机构来说，每次我提出请求时，他们都会遇到一个新问题，而处理这些问题的成本非常高，而且非常耗时。这在互联网环境中是不合适的。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认为这些已经概括了要点。

正如史蒂夫·戴尔边科所说，关闭还是继续运行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只要它对人们还有一些用处，你就不妨放手不管。此外，还有一些轶事，虽然不是量化的，但对设计未来的界面或处理某些问题是有教育意义的。但它确实需要我们急刹车，退一步去思考一下现有的总体方案、它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这里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我想说的是，让 ICANN 试图建立一个强加于每个人的系统，这与互联网的建立方式背道而驰，因为互联网是要建立一个更分布式的系统。

如果回溯到这一切之前的 WHOIS，当时并没有集中式的查询系统。这是一个协议，每个人执行自己的部分。没有理由不采取大致相同的方法，即使你必须对请求者进行资格认证或审查，并确定这是否是平衡测试以及使用是否适当。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分布式方式完成。

而实施、执行这种方法时，其实施过程具有两个显著改进的特性。一是你不必一次性完成所有事情。另一个是将成本从想象中的由

ICANN 预算承担的巨大金额压缩到由使用者承担成本的分布式系统。就像互联网其他部分的构建方式一样。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非常感谢，史蒂夫。我一直在留意时间。有几位董事会成员想作出回应。我想我们已经对 CSG 的问题做出了非常详实的回应。所以现在交给贝基 (Becky)。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谢谢。首先，我只想向大家保证，董事会没有考虑关闭 RDRS，以免有人对此担心。这不在讨论范围内。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有趣的讨论，讨论是否可以通过再进行一年的实验来学到更多东西。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继续处于实验模式。你说得很对，所有注册服务机构的不参与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事实上，隐私和代理数据是无法访问的。你无法通过此系统提交该请求。这绝对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史蒂夫，你对于注册服务机构情况的看法完全正确。因为没有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他们必须做两次工作。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

因此，我们实际上刚刚开始讨论的问题，并且想要与整个社群进行更多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听我说过很多次了，鉴于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和权力，ICANN 很难建立任何能够提供有保证或可预测结果的系统。这只是一件事。因为我们不能强迫注册服务机构做他们认为违法的事情。但抛开这一点不谈，我们确实认为统一输入具有一定的价值。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能被分发，史蒂夫。所以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放弃任何选择。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讨论下一步？

史蒂夫·克罗克：

我想你应该知道。无论是将它关闭还是放任不管，或者不管它持续多久，真正的工作是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是什么，并将这种思维过程与之前导致产生 RDRS 和 SSAD 的核心思维方式进行比较。我认为其中存在许多需要真正挑战的假设。我只是先做个预告，以后再详细讨论。

克里斯·巴克里奇：

谢谢史蒂夫。我们需要继续下一个问题了。旦科 (Duncan)，请补充一下，然后我们再讨论下一个话题。

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谢谢。我简单说几句。贝基说得很全面。但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我们都在努力提高工作的敏捷性。因此我认为如果比较一下 SSAD 与 RDRS 之间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当前系统作为一种衡量工具存在缺陷，它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提出的请求的下限。因此我们认为并且相信，获得请求的可能性比现在大得多。绝对不会少。但为了了解需要做什么，并确定贝基所说的所有这些潜在的改进点，我们需要敏捷思考，我们需要开发，我们需

要向前努力。我认为，像 SSAD 那样尝试从一开始就建立理想的系统，会让我们陷入麻烦。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前进的方向。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非常感谢，旦科。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继续前进。但正如史蒂夫所说，这只是一个预告，在本周内还会有更多讨论，我们对此表示期待。下一点是 CSG 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洛里·舒尔曼 (Lori Schulman) 是这个问题的牵头人，即有关董事会问责制的问题。洛里 (Lori)，请介绍一下背景信息。谢谢。

洛里·舒尔曼：

非常感谢克里斯。我叫洛里·舒尔曼，我目前担任 CSG 主席，任期至今年年底。我也是 IPC 的现任总裁。首先，我要感谢董事会就 RDRS 讨论和本次讨论所做的努力。我认为我们没有，我认为，我知道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良好进展，正如旦科刚才指出的那样，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务实，不那么沉溺于我们自己的流程，并且可能尝试以比过去更有活力的方式来寻找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一切都很好。我还可以说，至少从我代表的角度来看，我代表的是商标所有者的组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拥有单一输入点的概念、拥有相对快速响应系统的概念都是很好的。我们当然不想在有关设计缺陷的讨论中忽视这一点。并且，正如克罗克 (Crocker) 博士特别指出的那样，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但我们确实认为，需要对推动这一进程的努力给予一定的认可和赞赏。

因此，我们想说声谢谢。接下来我将讨论两个话题。我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在很多方面，它们其实是同一个话题。好的。这

也会减少一些时间问题。目前有两个领域是 CSG，特别是我所在的选区，知识产权选区，已经非常深入和积极参与的。这是在问责制领域。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知道的话，我们已经参与了重审请求。

我们收到了董事会的决定。由于我们的投诉被驳回，我们觉得这个决定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问题对于 ICANN 的治理至关重要，并确保即使是善意的规则（如保护拍卖收益，这是非常善意的）也要以符合章程的方式执行，而章程承认了基本章程在如何修订方面相对于其他类型章程的地位和重要性。

作为公众信任和公共财政的守护者，提醒人们 ICANN 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之所以具有这一地位，是因为人们认为 ICANN 可以介入并满足政府原本需要满足的公众需求。这就是免税的由来。给人吃、给人住、给人穿。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我们有一个可靠、稳定的 DNS。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拥有非常深厚且至关重要的公众信任。我们知道，董事会通过自身对 ICANN 的职责和我们所有人在此为之服务的更大利益，理解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部分可以看作是我们所说的零和博弈。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要求我们在波多黎各召开会议讨论结果。我们很感谢董事会承认我们在治理方面的要点，并且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两次决议来纠正我们认为的流程中的缺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胜利。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感谢董事会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

尽管如此，我们当时被告知，如果我们不撤回投诉，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决定。而不是在那时找到解决决定的方法。其

中涉及流程和程序。因此，当决定下来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对于我们提出的所有论点，我们都是不利的，该怎么说呢？这个决定对我们不利。

所以这不是很好。说实话，我觉得这项决定本身的措辞非常强硬，有时甚至有些苛刻。事实上，我们正在努力改进，而且大家都承认，我们正在努力改进 ICANN 的治理机制。然后，令我高兴的是，我们进入了合作接触流程。我们与总法律顾问及其团队进行了一对一的对话，讨论如何合理、公平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流程进展非常顺利。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两件事情，我认为这两件事情需要引起社群的关注。

其一，为什么要这样打击？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们，因为这个观点很好，大家也都承认这是个好观点，但我们却得到了一个在我看来与我们的要求完全不相称的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当我们提出投诉时，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投诉。重审请求 (RFR) 的制定方式并未为我们代表自己提出的投诉提供空间。而现在，它变成了社群非常关注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资格这样做，而且章程的制定方式也不允许这种干预，那么我们的章程就真的有问题了。

我认为无论我们的合作接触流程 (CEP) 结果如何，这一点都非常重要，我认为它最终会是好的，我们需要大量的社群工作来研究我们认为 10 年前的问责制可能是什么样的，以及考虑到社群的需求和利益，现在的问责制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在 ICANN 泡沫中需要遵守章程的人，ICANN 之外的人也希望我们管理公共财政，他们有资金和资源来提供可靠的 DNS，让我们能够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让我们得到信任。

我就讲到这里，后面我会继续讨论关于沟通的问题。好的，那么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束点，还是你们希望我继续讨论沟通问题？我在询问董事会成员。

克里斯·巴克里奇：

是的，抱歉，洛里，谢谢你。对我来说，沟通问题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附带问题，所以也许你继续讲下去会更容易一些，除非我的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 (BAMC) 同事们想回应这个问题。里昂 (Leon)，有请。

里昂·菲利普·桑切斯

(LEON FELIPE SÁNCHEZ):

谢谢克里斯。谢谢洛里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对话，并且我们在对话过程中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与社群非常相关的问题。我明白你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为什么关于 IPC 不具备资格的决定可能被视为苛刻的回应。但我希望你考虑并反思的是，根据该决议，你们可能不具备程序性资格。

但是，作为董事会，在履行我们对社群、对组织的职责时，我们意识到你们是有资格的，因此我们决定再次回到社群并说是的，我们承认这可能不是拟议章程修正案的最佳措辞，因此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听取了 IPC 的意见，我们承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回到起草小组，重新起草了措辞，并提出了不同的版本。

所以，对我来说，这可能不是法律资格，不是程序性资格，但是，你们有资格。事实证明，你们在那里，你们考虑到了对你们提出的

问题采取的行动。是的，我的意思是，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你说，我们可能有机会以社群认为应该审查的任何方式来审查章程。我的意思是，我们即将迎来过渡后的十年。我的意思是，探索在 10 年后对章程进行审查的想法可能是好的。

但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是的，我们绝对认为你提出的的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一个很好的担忧。我们采取了行动。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这次我们做对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作为董事会应该做的，履行我们对组织、对社群的注意义务，并考虑你们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非常有效的观点和担忧。尽管如你所说，你们经历了一个对请求本身不利的决议流程，但最终结果是积极的，而且实际上达到了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不知道贝基有没有要补充的。

贝基·拜耳：

是的，我想快速说一下。里昂，我认为里昂说的完全正确。章程中的问责机制，我们有社群制定的规则，我们不能选择性地适用这些规则。我们必须谨慎地适用它们，并按照它们的写法去做。话虽如此，如果你发现董事会对这些问题没有负责，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章程。我并不是说时不时地研究一下章程是没有必要的。但我认为董事会对社群的担忧做出了响应并且迅速做出了响应。

问责制表现为多种形式。有各种各样的问责制工具。当其他机制不起作用时，就需要建立章程问责机制。但它在这里起作用了。我们和你们谈过了。我们努力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真的非常想说，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研究章程。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我个人希望确保 ICANN 供应商无法使用独立审核流程 (IRP)。但我认为，重要的

是要明白，我们听取了你们的意见。我们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适用章程。只要我们理解并听取了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就可以有选择地应用它们。但我不认为这存在问责制失败问题，因为我们迅速响应并承担了责任。

洛里·舒尔曼：

我想回应一下。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我认为，根本不存在问责制失败的问题。我认为它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我介绍中的感谢部分。但我所关心的是，这很重要，我认为你是对的。问责制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形式，100%。但是，如果我们制定了一套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章程，而它却不适合这个目的，坦率地说，这套章程就不合适。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对社群不公平，当然对后来者也不公平，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我们这样的关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和我们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我知道，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相互尊重的。将正确的机制放在正确的位置以实现正确的目的非常重要。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因此，当我谈到问责制时，我并不是说董事会没有承担责任，完全不是。这不是我要传达的信息。我要传达的信息是，问责制措施应该与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所期望的目的相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就绝对应该进行审查和改进，否则就会阻碍这种质疑。而这种质疑是健康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领导团队，其中有很多能干的人能够克服这一切。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人们这样争论，并且我也同意，ICANN 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偏向于法律问题，对吗？但与此同时，这些法律条文也应该是易于理解的。这些规则应该是通俗易懂、易于理解的，而不是那么复杂，这样你就不需要五位资深

法律从业者来理清一切。这就是我的观点。并不是说 ICANN 不负责任，而是说 ICANN 可以改进，以支持健康的质疑。我们认为质疑是健康的。

贝基·拜耳：

我想回应一下。我的意思是，我认为章程，问责机制适合章程中描述的目的，对吗？我想说的是，社群表示我们希望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提出重审请求。我们发现，在本例中不适用这些特定情况。因此我确实认为它适合社群所描述和要求的目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董事会应该承担责任，那么为什么 — 你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改变请求的目的 — 我只是想确保我们的讨论是准确的，因为我认为说它不符合目的是不准确的。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它有不同或更广泛的用途。这就是我的想法。

洛里·舒尔曼：

我要说的是，这里有一个语义要点，可能目前不值得特别探讨，但没错，这是个要点。因此，这里有一个要素，这里有一个程序，从表面上看，它应该是，或者说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机制。董事会认定，这不是适当的机制。那么适当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呢？如果适当的机制不是这样的，而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机制，那么是的，我们需要在章程和问责机制方面做一些工作。当我们说到问责制时，这将 — 我将直接深入讨论与 ICANN 环境的沟通问题，因为这就是重点。

我的经历，特别是去年的经历，让我对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如何运作感到非常担忧。似乎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因为基于我去年春

天在波多黎各就 RDRS 所做的报告，该项目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我们与史蒂夫以及许多商业社群和执法部门的成员合作，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 RDRS 头几个月进展情况的报告。

我在报告结果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我透露了报告人的情况，也透露了确切的引语，事后看来，正如贝基所说，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因此它被认为极具攻击性。我的语气不一定咄咄逼人，至少我得到的反馈不是这样，重点是说了什么，而不是说的方式。社群中存在很多争论，虽然不是故意的，但确实存在。

然后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有了 RFR 经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再次被审视，甚至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董事会仍然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责任。我不是说你们没有责任。我说的是问责机制本身需要重新思考。因此，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串扰，有很多沟通可以改进，特别是当董事会和组织向社群表明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时。这是为了使系统正常运行。当人们在这里发布合理的发现时，当人们在这里发布善意的想法和特权时，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做出改进，但反馈却非常苛刻。在这些环境下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认为各方都参与其中，包括我自己，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之前已经解释过，当我走进房间时，我感到非常不开心，并且立即有一种两极分化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我认为 CEP 流程如此积极的原因。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有人问我们，你们到底在想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发生这种情况。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

我解释我的立场，总法律顾问解释你们的立场。你们这边会见董事会，因为他在这里代表董事会。我们正在想办法。它发挥了作用。

为什么这不能在整个组织内实现？这正是我真正担心的事情。我认为董事会已经定下了基调。所以我和崔普缇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对此我很感激，决策的基调、响应的基调决定了 ICANN 内部的环境。董事会有责任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合作环境，以便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能够发挥预期作用。董事会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

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我们许多人都参加了论坛。我们在纽约参加了全球数字契约讨论。对于 ICANN 在该体系中的位置，确实存在担忧。ICANN 应如何运作？社群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在没有政府硬性干预的情况下管理 DNS，这个想法很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作为商业社群，当我们追求和倡导监管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企业主会说，是的，让我们加强一些监管。我们喜欢监管。这不是商业运作的方式。这不是我们私下的工作方式。

所以我们明白了。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停止这种“我们与他们对立”的心态，我所在的选区肯定也在为此而努力，那么这将对 ICANN 社群大有裨益。当然，董事会在这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并确定基调。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洛里。我认为崔普缇会对此作出回应。

崔普缇·辛哈：

谢谢克里斯。谢谢你，洛里，如此坦诚。首先，我要对你可能感受到的任何敌意向你道歉。我可以代表董事会说，这肯定不是我们的

本意。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或者其他情况下，都会经历一些艰难的对话。也许是情绪控制了我们。我们带着这些不好的感觉离开。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是董事会的本意。我再次代表董事会对此表示歉意。关于高层已经定下基调，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努力打造更好的环境。早上就是这样，抱歉。好的，抱歉。正如我今天早上所说的，我们遇到了一些棘手的情况，实际上，在收到你们选区的意见后，我们改变了立场。因此，我很高兴听到你们的 CE 流程进展顺利。我也听说了。我已经私下告诉你们了。我们都必须真诚地相互合作。

正如里昂所说，章程是 10 年前制定的。我认为你们最近在 RFR 方面的情况是，他们是出于善意这么做的，并且得出了结果。但也许现在应该审视一下我们的章程，看看其中存在哪些差距。我们不应该害怕这样做。但请允许我再三向你们保证，我们无意创造一种“他们”和“我们”对立的环境。谢谢。

洛里·舒尔曼：

我想说我对此深表感激。真的很感激。这是我们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说的。实际上，我已经提前告诉过你，我会谈论这个话题。但我很感谢你的道歉。真的很感谢。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是人。我们正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确实是在尽力而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存在关于谁获得资助、谁没有获得资助、谁有偿工作、谁无偿工作的争论。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你在这个范围内处于什么位置，我们都在这里，因为我们相信 ICANN 所做的工作。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的时间可能比我们应该在这里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我们仍然在这里。这意味着这其中有一定的原因。我真的很

想 — 十年前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社群。我们希望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 (IANA) 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希望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成功了。十年过去了，我认为现在是反思、自我反省的好时机，特别是考虑到上届会议上关于地缘政治发展和政治发展方面的情况，以及政府内部和政府间层面的情况。我们面临很多压力。但现在还不是撤退的时候。这正是伸出援手的时候。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洛里。现在进入下一项议程，也是最后一项议程，即有关 DNS 滥用的问题。梅森 (Mason)，我们只剩 17 分钟。对于这么大的话题来说，时间并不多，但我相信你能简明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一下。

梅森·科尔 (MASON COLE)：

好的。我会尽量不像拍卖师那样讲话，并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我感谢董事会提出或考虑 DNS 滥用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 CSG 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有一些建议想要提交给董事会，就像我们向社群其他成员提出建议一样。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些建议的背景。我希望这些真诚和善意的想法也能够得到真诚和善意的接受。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弗朗克，能把我的幻灯片放上来吗？

弗朗克·卡拉斯科：

会议技术服务 (MTS)，请播放本次会议的第二张幻灯片。

梅森·科尔：

好的。好了。非常感谢。好的。是的，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那么，就背景而言，正如我所提到的，CSG 有兴趣跟进签约方机构和社群的保证，即 2024 年 4 月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 (RA) 和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 (RAA) 修订案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知道 DNS 滥用仍然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ICANN 内部和外部要求采取新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知道 BC 所代表的企业和社群的其他部分一样，正面临着 DNS 滥用的困扰。

我不想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 CSG 理解签约方机构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的要求代表了签约方所付出的努力、资源和成本。我们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这些都是社群善意的求助，而不是一方要求另一方或向另一方提出要求。因此，这是我们大家为了公共利益真诚合作、展示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进展的机会。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非常感谢四月份对合同的修改。然而，我们担心，鉴于滥用行为的不断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将不足以遏制我们所代表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遭受的损失。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因此，我们对 DNS 滥用的影响进行了一些早期量化。我当然不会逐行阅读这些内容，但大家可以看到 DNS 滥用对企业、政府、个人产生了现实世界的经济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可衡量和可理解的。我想向董事会展示其中的一些内容，让大家清楚这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世界的问题。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同样，这里也是现实世界的成本。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自

2017 年以来，通过 DNS 滥用造成的损失的平均规模翻了两番，达到 25 亿美元。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同样，在这里可以看到趋势线。这与网络钓鱼有关。网络犯罪信息中心发现，今年用于网络钓鱼攻击的域名数量同比增加了 85%。据 IBM 称，一次与网络钓鱼相关的数据外泄事件的平均企业成本目前为 450 万美元。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就滥用的定义而言，我们正在寻找前进的道路。大家知道，DNS 滥用包括我们所说的五大著名滥用，即恶意软件、僵尸网络、网络钓鱼、网络收割和通过垃圾邮件传递这些内容。我想回顾一下 SSAC 发布的 SAC-115，该文件指出，由于威胁载体不断变化，实际上永远不会有一份全面的 DNS 滥用清单或全面的定义。在研究其中一些问题时，我们发现了一条旧的 SSR-2 建议，该建议呼吁成立一个社群工作组，定期审查 DNS 滥用的定义，并在威胁载体出现并应予以考虑时对其进行更新。

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好的。这是关于回报的幻灯片，首先我想说一下这里的第四点，我们昨天与签约方进行讨论时，这一点引起了一些担忧。这与禁止儿童性虐待资料 (CSAM) 有关。我想明确表示，这个社群中没有人认为签约方在处理 CSAM 方面做得不够。这显然是一种卑鄙的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签约方会尽其所能。在这个舞台或这个社群中，没有人表示过签约方容忍 CSAM。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

但我确实想谈谈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关于下一步如何处理 DNS 滥用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比如，要有大规模行动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玩打地鼠游戏。这涉及到一次性消除大量不良行为的能

力，而不是逐个域名地处理不良行为。对抗冒名域名的能力。运营升级，增强打击滥用的能力。例如改善响应时间。向举报人提供文件，说明为处理滥用所采取的措施。大家可以在这张幻灯片上阅读其余内容。我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但这些都是些建设性的想法，我们再次真诚地向社群和签约方提出这些想法，并请求他们给予合作与同意。我认为就这些了。还有一张幻灯片。致谢幻灯片。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我很感谢有机会与董事会讨论此事。交回给你，克里斯。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梅森，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提供的简明扼要、内容丰富的幻灯片。我认为这对讨论确实很有用。詹姆斯 (Jim)，下面请你给大家讲一下。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好的，谢谢。我是詹姆斯·加尔文。真希望我的幻灯片也能这么棒。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梅森，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讨论。我想说 DNS 滥用绝对是董事会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同时也是组织的优先事项。我们都同意签约方的意见，并且组织已经聚集在一起，DNS 滥用修订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产生了影响，感谢大家承认这是一个起点。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大家都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永远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你们认可了 SAC 115，我也会认可。定义各不相同。什么是滥用，什么不是滥用，随着时间而变化。因为技术在变，世界也在变。所以我们大家都必须牢记这一点。我们都同意这一点。

因此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由社群来迈出下一步，开始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在社群中就 DNS 滥用的定义进行自己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ICANN 目前已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当我提到 ICANN 时，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社群、董事会和组织。我们已经建立了基线。我们同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必须弄清楚在我们的总体职权范围内，下一步我们能做些什么。这里的部分问题在于，你列出的内容和你提供的统计数据并非全部都代表 ICANN 自身可以采取措施的滥用行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划定这条界限，并找出应对措施。机会就在那里。我们当然致力于参与这一讨论，并认为这样做很重要。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梅森，请讲。

梅森·科尔：

谢谢克里斯。非常感谢詹姆斯。感谢你提供的意见。在回应你刚才的意见时，我想重复一下，这是讨论的起点。CSG 希望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以便在讨论 DNS 滥用问题的下一步措施时加以借鉴。这就是我们的意图。

詹姆斯·加尔文：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意见。他们确实接受了这种精神。我确实认为有一些好的想法值得考虑。因此我们应该在社群中开始这种对话。谢谢。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我们在这些观点上非常一致，所以讨论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这是我们清单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我想我们也很高兴能提前一点结束，但我想把时间特别留给 CSG 的同事们。如果你们想在此发表任何简短的最后意见，这是你们与董事会交流的机会。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意见。

洛里·舒尔曼：

说实话，我认为我们为此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我们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我确实相信，正如我所说的，我相信董事会意图的真诚性。我认为，这种意图的概念，以及它在他人眼中的表现，是推动 ICANN 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我们可能没有自我意识到。

我也在想，如果有办法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会把脚放在第三根栏杆上，因为我们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会那样的。好的。关于打击 DNS 滥用的持续争论，我承认我们不会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反复争论内容是否属于 ICANN 的职权范围，有些人认为不属于。不属于。对吧？那不属于。但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该如何处理 DNS 滥用问题。

当你查看业界公认的定义，即我们都遵循的自愿 DNS 框架，梅森所说的五大滥用，实际上，它们大多数都具有带内容的向量。因为为了弄清 DNS 是否被滥用，并将域名作为域名来看待，我们会研究内容，以确定其中是否涉及自由、可允许和良好的言论，或者是否存在像 CSAM 这样的可怕罪行。所以，对我来说，我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我希望看到更多深思熟虑的讨论，而不是全有或全无。这不可能。现在还不是。对吧？因为如果它现在真正得到了应用，那么我们就不会把 CSAM 作为一个问题来攻击了。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但说这是技术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必须与之斗争。

有时我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其他可怕的内容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我就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内容讨论本身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谢谢洛里。詹姆斯，你想回应一下吗？

詹姆斯·加尔文：

我是詹姆斯·加尔文。我想说一下 CSAM，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往往忽略了 CSAM 的一个特点。很难将所有内容与对待 CSAM 的方式进行比较。说实话，这样比较并不公平。CSAM 有一个特殊的特点，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内容有这个特点。那就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是非法的。它确实是唯一具有该特点的内容。其他所有内容总是有其他外部因素需要考虑，人们必须判断其是否属于滥用，还必须处理不同的司法管辖权。这使问题变得棘手。这就是 CSAM 与其他内容的区别。

我并不是想取消对内容的讨论，也不是要取消所有这些工作。但事实的确如此。但我想提醒大家，不要总是将内容与 CSAM 缓解措施相比较。谢谢。

洛里·舒尔曼：

詹姆斯，我想快速回应一下。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已经得到注意了。我们在昨天的会议上提到了这一点，即我们今后如

何引用它。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引用它。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确实接受了这一信息。我今天用到它，是因为今天的幻灯片中提到了它。但其中存在着可怕的、有害的、伤害性、破坏性的内容。那么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呢？为什么是 CSAM，我表示尊重并理解。这是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必须与这世上的一件事作斗争，你会与什么作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危害的程度是不同的，人们可能会失去生命、肢体，或者失去生计。我们有权划定这条界限吗？也许我们不应该。也许人们是对的。不，我仍然认为我们没有进行正确的分级或深思熟虑的讨论。至于你的观点，这是两极分化的。它要么是被所有地方禁止的 CSAM，要么就什么都不是。这是商业社群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

克里斯·巴克里奇：

好的。非常感谢你，洛里。讨论会持续更长时间。但我们的时间快到了。我要感谢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同事们。特别感谢你们对我们关于 RDRS 的问题的回答，以及你们向董事会提出的非常发人深省和引发讨论的问题。感谢董事会同事们的积极解答。

我想说的是，我们这里有一只猫在闲逛，但没有给它麦克风。但我确信它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所以得让它明天再来。

谢谢大家，期待本周晚些时候继续讨论。

弗朗克·卡拉斯科： MTS，请停止录音。

[会议记录结束]